莊子翼註

口 13
1600
1

早稲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一

經書

第217號

第1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莊子翼敘

老子在二晩周一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一而
關尹子楊朱列御寇亢倉楚莊周皆其徒
也諸子唯楊朱書無
疑後人取二莊子一在晉末書始行
作二列傳一不及二列
關

類聯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
非其眞也莊子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

藏書家

Oヒ183
補 1600
1-10

明治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購之於東京
神田淡路街
某書肆
松平頼寿

莊子翼敘

老子在晩周著書上下篇明道德之意一用
關尹子楊朱列御寇亢倉楚莊周皆其徒也
也諸子唯楊朱無書列子在晉未書始行於
疑後人取莊子之文足成之者故太史公
作列傳不及列子亢倉子唐王士源所著
關尹子書甚高顧嬰兒慈女呪誦士偶之
類明時尚無之亦後世知道之士所託爲
非其眞也莊子舊傳五十三篇今存者三

三島家藏

十三篇外雜篇間有發其僞者乃内篇斷
斷乎非蒙莊不能作也然則老氏門人之
書傳於盉者獨莊子耳余既輯老子翼若
干卷復取莊子義疏讀之采其合者爲此
編亦名之曰莊子翼夫老之有莊猶孔之
有孟也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又與孟子
同時孔孟未嘗攻老莊也盉之學者顧諸
諸矧沸不少置喙盉呂氏孔孟之詁詳於有而
老莊詳於無疑其有不同者與噬嗑乎孔孟
非不言無也無即寓於有而孔孟也者姑
因盉之所謂下學而上達者
也彼老莊生其時見夫爲孔孟之學者扃
於有而達焉者之寡也以爲必通乎無而
後可以用有於焉取其所略而詳之以
庶幾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義禮樂
云云者孔孟既丁寧之矣吾復贅而言之
則何爲乎此益老莊之雅意而非其創爲
高也不矧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此孔孟之言也今第驟道器爲有無轉上下爲徼妙其詞異耳以其詞之異而害其意之同是攻之者之自病也曾足以病老莊乎孔孟老莊學者之離其性也而爲之書以覺之者不知反其性而曉然異同之辨非余之所知也

皆

萬曆戊子人日隻旅弘弱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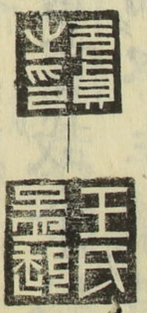
莊子讀叙

余嘗博遊鄢郢吳越諸名勝遇方外士輒譚黃老之事且性嗜讀莊子莊子數萬言無非明老氏之虛無道德之自然也然初讀之猶堀然無得久之乃深味其旨弘博縱恣奇詭變化而玄通微妙語若不經而深有得于道者吾憶蒙莊留次則誠陋群品而

遊獨化二外ニ死生ヲ無終始ノ所謂與天地
並神明往ク豈虛語哉故ニ至今讀其書ヲ
輒形神飛動襟度灑然而有忘形塵
垢之外ニ者是ヲ以テ魏晉間諸名流雅尚
清言恣情曠達咸自此出テ而仙家者
流語道業必ス宗之即古今以儒術鳴
者往又ニ採其旨趣未嘗以テ為異也豈
非有資于世教者哉故子輿氏力排
異端為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夫子
輿之右溱園猶大成之尊柱下其不
與吾道異也奚疑哉夫後之解莊子
者無慮數十家率曼衍支離多不得
其要本茲又寓言之寓言哉余每撫
卷惜之乃今焦弱侯徧取往跋語述
録其與莊合者為莊子翼庶幾後之
讀者其有所折衷乎余故並刻而為

敘

萬曆戊子清明日王元貞孟起父書



莊子翼目録

采摭書目

讀莊子七則

内篇七篇

外篇十五篇

雜篇十一篇

莊子闕誤一卷

史記莊子列傳

阮嗣宗莊論

王介甫莊子論二首
蘇子瞻莊子祠堂記
潘舍人贈別
王元澤雜說二十九則
李元卓莊子九論

莊子翼采摭書目
郭子玄註
呂吉甫註
林疑獨註
陳詳道註
陳碧虛註 景元字太初、建昌人、熙寧間、著道德南華二解、
王元澤註 雱、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註內篇、
劉槩註 註外雜篇、繼雱後、
吳儔註 崇觀間人、

趙以夫註　虛齋、註內篇、

林希逸口義　翰林學士、景定辛酉著、

李士表論　元卓、著莊列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范無隱講語　應元字善甫、蜀順慶人、

褚氏管見　伯秀、古杭道士、輯南華義海纂微、以已意附之、名曰管見、

南華新傳　義海引王雱註內篇劉槩註外篇矣、道藏更有雱新傳十四卷、豈其先後所著不同故並列之與、茲采其合者著於編仍以新傳別之

莊子循本　廬陵羅勉道著

劉須溪點校莊子　辰翁、

荊川釋略　明唐中丞順之著、門人徐常吉士彰刻之以傳、士彰解附、

南華副墨　廣陵陸西星長庚著、

莊子通義　毘陵朱得之著

張學士補註　四維、蒲州人、

莊義要刪　郡守方揚思善學使方沆子及刪褚氏全書、編義海成之附以已意、以上二十二家、係削類次、

支道林註

肇論

向秀註
崔譔註
李頤註
張湛註 晉光祿勳、註列子、
梁簡文帝講疏
張機講疏
司馬彪註
梁曠論
成玄英疏
蘇子瞻廣成解
容齋隨筆 洪邁著
江遹註 宋杭州上舍生、註列子、
丹鉛錄 楊慎著
焦氏 乘 余竑舊所劄記間及莊子者悉附入以就正四方有道之士、以上十六家係集解中所引、並他書采入、
郭象音三卷
李軌音一卷
徐邈音三卷

賈善翔直音一卷
司馬彪音一卷
周弘正文句義一卷
陸德明文句義二十卷
碧虛子章句七卷
莊子餘事一卷
莊子闕誤一卷
吳幼清訂正本一卷以上十一家並章句音義

讀莊子　七則見筆乘

莊子一書以明道也儒之語道不離仁義禮樂莊子絕而弃之疑于不類夫瑳糠秕無非道妙獨仁義禮樂爲其所不載明乎非蒙莊之意矣何者仁義禮樂道也而世儒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迹也執其迹不知其所以迹道何由明故不得已擯而弃焉使人知道也者立象先超繫表而吾所挾者之無以爲也庶幾能進而求之也乎有如求之而契也然後知象無非眞繫無非理而仁義禮樂亦可不必絕而弃之也

已莊子之自言有之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學者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惡乎而不可河漢其言也

老莊盛言虛無之理非其廢世教也虛無者世教所以立也彼知有物者不可以物物而靳無者斯足以經有是故建之以常無有不然聖人之業將以成能化行鬼神而欲責之膠膠擾擾之衷其將能乎老子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夫曰今之有則古之為無可知已而御有者必取諸無然則謂虛無廢世教可不可也是故為之無為而治非不治也以無為治也至清談廢事如晉宋人之為斯失之遠夫莊子曰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夫以廢事為無為是贅而閉之而幾水之清者也

史遷言莊子詆訾孔子世儒率隨聲和之獨蘇子瞻謂其實乎而文不予尊孔子者無如莊子噫子瞻之論蓋得其髓矣然世儒往往牽于文而莫造其實亦惡知子瞻之所謂乎何者世儒之所執者孔子之迹

也其糟魄也而莊子之所論者其精也譬之扁鵲見垣五藏而製爲方有學之者二人焉一不能見五藏病也而第執其方一如扁鵲之見垣五藏也而以意爲方不必盡出于師也則爲扁鵲者將善其守吾方者歟釋氏之論訓恩者必詞佛詈祖之人夫以詞佛詈祖爲訓恩則皈依讃嘆者爲倍德矣又孰知夫詞與詈者爲皈依讃嘆之至也不然秦佚之弔嘗非老聃矣栗林之遊又嘗自非矣而亦謂詆訾聃周也可乎

史記言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堂即梁惠王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其前後舛錯往往有之學者嘗置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意云耳夫惟信已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眞哉史遷謂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大氏子虛烏有之流也而規

規以時月毀之不幾于癡人說夢者乎雖然周微獨信之意而已藉令學者因知名之非名而是非之非是非亦蒙莊之所以教也

子瞻辯莊子能尊孔子者至于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于道及覆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于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及反也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合于列御寇之篇曰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

驚焉吾食于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故其祭徐君猷文云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用爲今以寓言列御寇二篇合而讀之真可渙然冰釋也今案列子第二篇首載御寇饋漿事而卽綴以楊朱爭席正與子瞻之言合豈于瞻作記亦因此一有疏邪太氏莊書之奇自非後世所能亂其文詞整制之不同故可望而知也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寓奇說如閼奕意修之首危言游晁子胥之篇凡諸

巧雜十分有三漢書秩文志莊子五十三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古書故注者以意去取獨內篇衆家並同參以此說乎其瞻所謂昧者其然乎閼奕游鳧諸篇今不存

莊子崔譔本語多不同逍遥遊贅者無以與乎文重之藴輩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下有恥者無以與乎眉目之好夫刖者不自爲假文屨夫齊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下有可于可而不可于不可不可于不可而可于可大宗師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下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成然寤蘧然覺下有發然汗出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大作造敵不及笑獻笑不及鑿安排而造化不及眇眇不及雄漂淡不及簟箑簟箑乃入于漻天在宥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嘻失也下有有無之相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皆有無也又惡得無相轂也其不同者往往有之相傳外雜篇多郭象所刪修豈此類耶抑他好事者妄爲點竄如此耶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者多矣曰任車未
虧僮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墮谷千人不能安卵
之未剖也一指摩之及其爲飛鴻也奮翼凌雲罾繳
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爲牡也羅網
不能禁也虎也執羣獸食牛馬劒戟不能難也故連
滴之流久而成江海小蛇不死化爲神龍積微之
善以至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爲
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爲身者非身身之所以爲身者
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爲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

留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所生天之所興始始于
不始生生于不生存存于不存亡亡于不亡又曰夫
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倫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奢僭
財貨不足民人愈醜福滿山澤金玉成積國愈不安
民益少利飾智相愚以詐相要防隄邪淫姦宄之路
密分別同異是非之變衆則國家昏而政事衰作方
遂伎彫琢文彩奇變異怪以褒有德以別尊卑巧故
滋起俊出愈奇令速嘗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支
疏遠不隱親近不和罪至東市賞至封侯天地振慄

盜賊愈多又曰夫飢而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氷寒而入火所苦雖除其身必死胸中有瘕不可鑿喉中有疾不可剔也蟲著面不可射也蟻蚋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入也同明人之死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玄聖之與野人也同容通者之與閉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凡此數者其中異而外同非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于仇讐及其壯大有識欺給兄嫂二十軍得意則下亾虜窮谿之獸不避兕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今書所不載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三篇郭象去其巧雜定爲三十三篇則今之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謂讓王說劒盜跖漁父四篇爲僞撰羅勉道者又疑刻意繕性亦復淺膚定爲二十六篇太氏語意精麤屈然別矣若君平所引其爲象所刪無足疑者噫象誠儁識者哉

鯤之大作一層
寫鵬之大作兩層寫 篇法

莊子翼卷之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北海焦　竑弱侯編訂
建業王元貞孟起校閱

北冥有魚 提事 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

鯤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
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
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

郭註

鯤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

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也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必生於此大物理固然者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大鵬之所憑以飛者夫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已

呂註

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爲克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邪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爲高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爲高哉

口義

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許廣

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大倉之一粒耳鯤鵬亦寓言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二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顙悍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齊諧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年舉必半年乃歇也野馬一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說此頭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耳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

管見 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為氣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伸豈厭常樂變而為此哉蓋圓形大化中間隨一十氣而運焉虛消長理不可逃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故背夫逍遙之鄉以至事物膠葛患累糾纏蘭然疲役不知所歸可哀邪閼欲免於二十氣所役者請于冥魚未形以前求之

副墨 去以六月息生物以息相吹二息字同義謂氣息也人以呼吸為息造物以四時為息去以六月息者六月大風方發鵬因之徙而南也生物即造物但換得字新生物猶橐籥手意諸注以息為一息只為不曾理會下文耳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

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
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鸒鳩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
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
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
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
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

之不亦悲乎崔云當道也謂之知支遁云謂有物於形
內疾貌搶突也榆枋皆木名控投也莽蒼近郊之色
也果飽貌朝菌大芝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蜩用修
二云朝菌古本作雞蔕今須中名菌曰雞蔕是也蟪蛄
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籛名鏗堯封於
彭城至商
年七百歲

郭註鵬之所以高飛者冀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
待大則贍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
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心生之主而
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少任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
翼不能無窮焉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
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
耳夫質小者所資不
積氣彌厚也二蟲謂鵬鯤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
也夫趣之所以異豈智知所以然而
自然耳此逍遙之大意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

北之衆人之所悲矣而聖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亳分不可相跂天下之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奢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自此已下至末篇年知之太卜至於列子歷舉年知之人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太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太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列子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之人

新傳　天下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知晦朔蟪蛄寧灵不知春秋大椿靈子不知彭祖然由其無小無大不死不生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

循本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形斑而七月鳴者爲蟬形青者爲蜻蛚音貂蜻或蟋蟀或蛬蟖或水蟲或蜻蟖所化鴽鶉也以鳩形類之故名鴽鳩郭璞註月令云鳴鳩似山鵲而小今江東呼爲鶻鵃音骨舟月令仲秋鳩化爲鷹左傳爽鳩氏司空故鳩可名鷹一云鷹能化而小故以與鵃鶻相形菌地蕈也大曰中逮小曰菌菌生以朝討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通志暑云寒暑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蟪蛄蛄鳴亏亏歌歲暮亏不已聊是也莊子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蟬青黑色者耳冥即南冥灵灵龜也蟂龍龜龍謂之四灵冥灵者冥海之灵龜也朝菌與大椿蟪蛄與冥灵是舉二植一動對說則冥灵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折椿字爲二个八个百乘之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折椿字爲二个八个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以十則二十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宛亦玄宇一十首六身之類但讀者未之悟耳

好句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一本無此二字鴳雀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郭註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向言一一蟲殊稟故所至不同或

棘湯時賢人按列子作厥

髮無毛地也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然斥小澤也猶名鴳

云猶以爲笑也數上猶沒上也列子鄭人

翼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辨各有自然之素既非歆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其自視亦若此者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朱榮子猶然笑之者未能齊故有笑也舉世譽之而不加勸沮若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者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境者榮已而辱人斯已矣者亦不能復過此也於世未數數者足於身故間於世也猶未樞耳求能無所不可也泠然輕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反言有待者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然其行亦自然耳非數數然求之也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萬物必以自然爲正故大鵬之天地以萬物爲体而萬物之能高斥鴳之能下大椿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辨者即是遊変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

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遥耳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変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机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矣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至理爲一故無功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逍遥篇

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鯤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訾代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勞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則遥然不我得玄感不爲不疾而速則逍然靡不適此所以爲逍遥也若夫有欲當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饑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忝孟嘗于猴糧絕糲膳酸醯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遥乎

須溪　寓言之意託之齊諧而不足又託之湯謂如不信試更質之某人者也未榮子則是矣然未得爲逍遙也雖列子御風至矣猶未得爲逍遙也直至都無所待而後謂之遊是前之語培風者亦未得爲逍遙也鯤里出門初見天色及其至此鵬又不足言矣未樹者猶有所荷也猶未離乎是非者也泠然者在人世是非之外矣以形御氣則猶未離乎氣也乘天地之正者立乎萬物之初一氣之上無陰無陽無風無雨無晦明雖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惟我獨立矣而非以有形託於彼也至人無已且無矣何功與名之有

新傳　鵬鯤之圖南斥鷃之騰躍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辨也夫鵬鯤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遙耳然逍遙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各冥其極均爲逍遙之與不了之間耳

筆乘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而戛絕無寄故曰無己神人盡道成遂萬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忘迹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

而代之矣 許由潁川陽城人字武仲隱於箕山潁水炯
一日 偃鼠 火也鷦鷯小鳥也偃鼠鼹鼠也說文鼹鼠

郭註 夫能令天下治天下治不治
之非治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天下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
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天下之言夫治之由於不治
爲之出乎無爲也取於
共默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
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改也夫
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
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
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雖感之從流乎
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
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高實
君之德也若獨化於玄冥之中而天下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
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偏尚
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無任君之實也鷦鷯一枝偃

天一作之

鼠滿腹言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不下之財也歸
休二句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方故
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
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乃天下之
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
已矣 故堯許天地雖與其於逍遙一也
何所爲乎哉自得而

呂註 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以有爲故請
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堯雖有爲而未嘗不以
出於無爲故以天下既治而吾猶代之
下而天下治此無爲之
則是取天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
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其有爲也
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一枝滿腹
歸休而不爲不足此所
以逍遙也

王旨論 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
有爲者以無爲爲家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

有二天下一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于箕山不爲不足以由斯三之人之所爲爝火浸灌是也夫堯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厭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吾爲而無爲者也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管見　堯以爝灌比許由其謙虛至矣豈以黃屋爲心哉由以鷦鼠飲河量其素分足矣豈僊禽富貴有神堯在位斯有許由在野豈類聚召型有由然蓋聖人不以窗處分重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舒時之當否耳夫使由幡然受禪不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儻然得謝則可以韜光太古之上乃曰名者實之賓也即此語而指非惟醒許勸之夢息鷦鷯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千載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見其逍遥一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

斲[斫]祈乎亂[乱]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滔]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分]水之陽[北]窅[杳]然喪其天下焉。接輿楚人姓陸名通譏時女[汝]字謂智有聾盲即汝之狂而不止[正]云時是也女即汝字謂智有聾盲即汝之狂而不止信者是也郭注謂如處女之爲人所求甚諺弊弊經營貌稍至也資貨也章甫殷冠四方司馬李並云王倪齧缺被衣討論此皆寄言耳神人即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從

見其[之]戴黃[皇]屋[尾]佩[中]玉[王]璽便謂足以纓[攖]魏[巍]其心[以]天見其[之]蘇[穌]山川同[周]民事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勿]虧哉今言至德之人而言至德之人而言至德之人而故乃記之於絕塊之外而摧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者明神人非五穀所爲而特稟[禀]自然之妙氣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譯默聞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若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故行若曳槁木止若聚[炊]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其神疑則不疑者自得矣世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不知至言之聾盲也是其言猶時女者謂此接輿之所旨者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盲者謂無此理也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數故能體化合變無往不可旁薄萬物無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而苟無心亦何爲不應世哉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以成堯舜之治者常以不爲爲之耳[孰]

弊弊焉以事爲事然役能乎物莫之傷者
言安於所優則傷不能優傷而物亦不傷之
也無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奴止無變於己況
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避之也推理直前
而自然與吾會也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
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
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秕穅耳夫堯之無用
下爲亦猶越人之無所用章甫也然遺天下者固天
下之所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
喪之而常遊心於絕寞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
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於堯耳
夫堯實寞矣其迹則堯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
寞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
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者更
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隨然以獨高爲至
而不夷乎俗者斯由谷之士非無待者也奚足以遊
無窮哉

范無隱 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之至
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其至靈者則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
海非過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管見 肌膚若氷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也綽約若處
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則絕除世味納天地之清冷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
凌厲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造物遊
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則養神之極者
非唯自全而已又足以賛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
然此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足山於絕垠之外則所謂神
人者益遠矣又塵垢秕穅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
然及爲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
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秕穅
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邪

循本 大有徑庭徑門前路也庭堂外地也徑與庭相
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夫

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逕庭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

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遊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

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

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惠子姓惠名施爲梁相 實中容五石瓠落猶廓落也然虛大貌絜細者謂之綐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慮思也僥敖謂伺遨翔之物而食之無何有莫大謂寂絕無用之地也

郭注 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蓬非直達者也蓋言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遙也

呂注 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体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

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物以有用爲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爲而以知巧殺身之譬也斄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体之以深根固蔕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鄉也充之而弥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能撓逍遙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臾離也則所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

陳詳道 物有所宜有所適患在不善用耳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鼂錯用之則禍其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此哉瓠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實之于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自舉剖以爲瓢則毀圓之体而瓠落無所容若慮以爲樽浮之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往而不宜矣凡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情用小者常工用大者或拙于

其「難」而處之「以」工「非」達「心」之「累」者「孰」與「其」「性」任「理」去「逢」心之「累」者「孰」與「其」于「此」徨「徉」小「而」有「用」不「免」于「物」累「牛」大「而」無「用」物「莫」之「害」是「有」用之「用」不「如」無「用」之「用」也「木」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徜「徉」逍「遥」「而」為「樹」者「得」免「斧」斤之「患」「眞」轉「徙」于「利」害之「塗」「而」「指」擊「于」「世」「俗」者「豈」「可」「同」「日」「語」哉

循本 此「篇」以「逍」遥「遊」名「而」終「篇」貫「串」「六」「化」字「前」一段「言」「鵬」「鯤」「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天」之「化」「亦」「大」「小」「不」「同」「故」「其」「為」「逍」「遥」遊「有」「優」「劣」「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逍」「遥」「遊」「六」「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强」「同」「蜩」「鳩」「斥」「鴳」「于」「鵬」「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逍」「遥」「遊」「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鴳」「者」「焉」「故」「于」「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呼」「然」「難」「舉」之「鄒」「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質」「用」之「適」「軍」「而」「化」「豈」「不」「其」「為」「逍」「遥」「遊」「哉」

筆乘 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曰」「則」「所」「用」之「異」「也」「蓋」「人」「性」「本」「一」「用」之「不」「同」「用」之「巧」「則」「消」「搖」「矣」「用」之「拙」「則」

「拘」「繫」「矣」「孔」「子」「所」「言」「性」「相」「近」「即」「此」「意」「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用」「而」「無」「用」「正」「其」「歸」「着」「處」「就」「用」「為」「能」

管見總論 「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而」「不」「逍」「遥」「者」「未」「之」「有」「也」

「夫」「赤」「子」之「心」「本」「無」「知」「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氷」「炭」「交」「作」「舍」「彼」「從」「此」「無」「義」「戰」「勝」「雖」「至」「貴」「至」「富」「亦」「有」「所」「不」「免」「為」「故」「李」「道」「之」「要」「先」「須」「尽」「聖」「賢」「樂」「處」「切」「身」「体」「究」「方」「為」「得」「力」「易」「云」「乘」「天」「知」「命」「顏」「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原」「憲」「行」「歌」「而」「声」「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累」「全」「目」「已」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可」「以」「論」「逍」「遥」「矣」「北」「溟」之「鯤」「化」「而」「為」「鵬」「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李」「者」「見」「聞」「狹」「陋」「趋」「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汙」「供」「與」「命」「殊」「而」「淪」「失」「遂」「李」「此」「太」「生」「於」「太」「虚」「以」「明」「已」之「所」「自」「來」「涵」「養」「既」「久」「体」「神」「合」「変」「出」「陰」「合」「陽」「其」「用」「莫」「測」「傑」「夫」「知」「效」「丁」「宁」「行」「此」「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輕」「已」「天」之「當」「重」「將」「見」「造」「風」「絕」「雲」「與」「化」「無」「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乘」「天」「地」「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為」「逍」「遥」「極」「至」「所」「謂」「至」「於」「神」「聖」

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外物矣堯讓許由堯所以訂成前義啓蕩遂之風警醒後人絕務外之慕神益治道爲多及肩吾聞言亦接輿發揮神人之秘以見身中至灵務保存涵养以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壟垢秕糠陶鑄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不言而喻子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鳩灵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至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窮盡性以至於命孝道之大成而入乎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遥哉

齊物論第二

郭註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荊川通篇論本無是非皆人所作

南郭子綦其隱去声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崔去声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

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註　憑憑也。噓虛也。嗒焉。身與神爲耦。貌偶匹也。云身也。宾深也。咬哀切。聲

郭註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敵。而嗒然解體。若失其配匹也。槁木必灰言其寂寞無情耳。失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得吾所不能二也。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內。然後超然俱得也。籟簫也。簫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天地之籟。見矣。塊者無物也。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天塊爲名。參差長風之声。畏雀太風之所扇動也。鼻口以下。署舉衆竅之所似。激謞以下。舉衆竅之殊聲。于竭二云者。言声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也。言其止則衆竅虛虛。實雖異形之動搖。猶言物声既異。形之動搖亦又不同。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謂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此天籟也。夫卽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物哉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然生我。則我自己而然耳。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籟。役物使從己也。夫或者聞天籟。

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不天謂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言物各自得誰主怒之使然蓋重明天籟也

呂註　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為無我則如灰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為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察矣蓋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不同今昔隱几之知我之所自起則在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為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眾竅為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灰之時邪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成汝之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疑獨　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此於萬物稟受亦然眾竅為風所鳴萬形為化所役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新傳　耦匹也物莫不有匹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其為忘者楚志非昔之隱几者楚志所謂吾猶昔人非昔人者是也天籟地籟人籟眾竅所以不同也眾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委氣以成體竅為風之所鳴而物為化之所役得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冥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循本　齊物論風之形似從筆端寫出非化工之手不能辨此三者似人之形枯則相累積有空缺圓則圓而中空曰則中空三者似器之形水聚生跡曰注水流窪下之所曰沫一者似地之形此言其形

也以下言其声激如水激声謞如謞去声謞如號哭之声咬如鳥咬咬聲喝去声于于去声咢咢如口之長故曰喝于于喝者衆竅如口魚口之噞喁也冷風清泠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謞謞而不止厲風謞謞然利而不休厲尾風謞謞然利而不止調上地而采菜者以嫩條爲不報言不已然微也今俗呼風小而調上地而采菜者以嫩條爲不報言不已然微也今俗呼風小

須溪　喪我藉我固在也併我而喪之物論從何處起便是相競無對頭了莊子欲形容物論之無情却從天地間得其尤無狠者曰風知風之所從起與其所從受則不齊者齊矣許大風是噫比達者之言畏從山曰嘻佳從山曰崔山林之偎儻角尖處風所不至也濟如亂涉之謂厲風又大於飄風所過則衆竅並作如虛虛通若謂濟爲正則厲風何所爲邪說了詐多竅穴更著調調刁刁則林稍之披靡皆無遺矣世間無日無是非小底風大則不待止而齊矣怒者其誰邪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副墨　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衆竅有言故衆竅言之而歸極于天籟籟簫管也其聲有高下正喻物論之不齊者此人之所爲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者也木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二而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枡者有孔圓深而似卮者有曲而似注者有廣而似洿者有淺而似圈者有窾穴如見又言窾穴之聲激者憂而聲止謞者去而聲疾叱者出而聲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謣者下正而聲濁宎者深而聲留咬者吠而聲續千輕唱也喁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牌也泠風小風也飄風猛風也厲風疾風也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言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而不出于天則衆竅未之怒而號者誰邪分明是有眞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壓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熠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驟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閒閒廣博貌閒閒有別也炎炎美盛貌詹

蒼小而偏狷緩寬心也害深心也惴惴小心也
緩緩齊死生狷躁不動狷狷朕兆也敖備也

郭註　閒閒閒閒知之不同也炎炎詹詹言語之異也
惴惴緩緩恐悸之異也司是非守勝動止之異也日消
衰殺也不可使復滅而遂往也厭緘厭沒于欲老洫
老而愈洫也近返利患輕遂志也喜怒以下性情之異也樂出虛蒸成歯事變之異
也自此以上畧舉天籟之無方以下明無方之自然
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異自然雖同也日夜相代代故以新
時俱生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所由以生言其自
生也彼有物然也自然生故自然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不知所爲使者凡物云云皆自爾
耳非相爲使也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萬物萬情趣舍
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眹迹而亦終
不得則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行者信已可行情
當其物形不別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敖

有說之則有所私有私則不能敖而存志過其分上
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措
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尔而非偽也凡得真性用其
自為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
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
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
為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則終身役役
役若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
嘗以為哀衆之不同也

呂註　閒比閒比明量小大之不同也寐魂交接構有緘
若機栝名節臨于外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
趣之向背不同也喜怒哀樂至雜而使其自已也如樂之出
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為之為
也夫器之小大趣欲向背之不同不乃似異惟處久

之異形形間間縱山恫喜怒哀樂情狀之不同不乃似怒號于喁之異聲聲而不可得不乃似風濟竅虛調七刀而不知所萌乎由此觀之則我之為我者安在形安有不如楠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真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得且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朕不見其形則不得其所為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未嘗有在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為使者不可得則有吉兆君存焉不知矣人莫不有真君不為求得其情而加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遠故也

新傳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太恐小恐其寐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為化之所役化則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孰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須溪　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三之字皆虛字言其向者溺意之所為之不可使復為之也溫

乍滿乍滅也但言滅則無先來易滿意尋常說喜怒哀樂他反從哀怒出慮孰變熟七熟中也從喜樂出姚佚啓態精神發越也喜樂如樂之應於空中無限暢達其鬱然者如陰氣之結為菌蕈尔皆自然也

循本　喜怒哀樂慮孰變熟姚佚啓態此以七情又翻一十一十般憊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冶也佚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態度也荀子云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

管見　慮則預度未來之慮則預度未來懼而不敢動姚則畏懼而不敢動姚則悅美以自肥佚則縱樂而忘返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矜而長傲焦火凝冰是以形化言人之徇物忘已者一体之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心變態與上風木形聲同皆太知

副墨　此下摹寫人心變態即孟子知者行其所無事也苦閒七者立

町畦分人我則但小人之知耳炎七精光上燭也庶幾
詹慈亦前後也緩者鑰鉄必較細人也喘七心事不寧緩
緩散緩自失餘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輩意在中人
尋其肯綮發若機栝刃人也守勝者固執已見如留
詛盟誓不敢動拘人也小知之人心鬪如此天真日
消七之又潮又至心欲而不竟故曰其殺如秋冬以
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之所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
愈深故曰老益厭厭如大孝厭然之厭緘即閉藏也大
人一心不外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外之心可
使復陽乎言必不能也此已倫言小知之心事以下
又以十二十字模寫其接物之情狀然其人雖如此實
不自由如桑之出虛作作止如蒸之成菌倏生倏
死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其所萌即所謂吹万不同
怒者其誰也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已
字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
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自成非我去取他

則彼亦不能以自見如風竅於竅終不成響如此論
造化似亦近矣其如不得其所何故曰不知其所為
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何作二句讀必欲求得其
朕除是真宰有形今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
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朕可
得也然真宰雖有情而無形須於有形上體認故李
百藥九竅六藏言之其有私焉其有真君存焉二焉
字與三予字皆問詞反覆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
求得其情即有情無形之情無益損乎其真即真君
真宰之真此真於人本無益損但迷之則凡愚之則
聖耳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
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
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

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
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
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
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
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
乎存而不可道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
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
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
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
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
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
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芒芴昧也一云即忙也與芒芴同
然歸同知代言不用他人代我知者為師也
云代謝也吹即籟也鷇鳥子欲出者也樞要也
郭註　今失知者皆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于生不由知
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芴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

人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也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今日適越昔何由至未成乎心是非何由生明夫是非者羣品之所不能無故至人因之以為有此以無為有為有也無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各有所說故異於吹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而我又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耳以為有言邪然未足有所定以為無言則據此已有言言與聲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也夫道焉不在言何隱而有真偽是非之名紛然而起小成榮華自隱於偽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適當見於小成而蔽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則不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

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則天下無是矣無非是則天下無彼矣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之所知則自以為是矣自以為是則是是亦因彼彼是相因而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永生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生之非雖異其於各安所遇則無生矣生者方自謂生為永為生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永為死而無不可無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安其分吾所不能異也是以聖人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塗而是非無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無所奪故也是亦彼也我亦為彼所彼彼亦有無未果定也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干天下也樞要也此居其樞要會其玄樞以應夫無方也是非相尋尽覆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

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天下莫之不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瞻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呂註　道無不在則言亦道也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眞僞物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矣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者復命知常之謂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爲是非之正若釋智冥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非彼無非是矣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無定體而世以爲有彼是以生者以生爲生而方死者以死爲生是以無有爲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自何去知其方死也亦自何來知其方死方死方生乃所以爲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體未嘗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更相爲用而已

循本　言非吹也言出于人心也言出于人心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故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人之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未嘗有言邪彀鳥初出卵者人聞禽言如鵠則報喜鴉則報凶鸛鳴知雨布穀催耕可聽之爲準彀音未定則不可爲準準矣人言之未定猶是也

須溪　所謂特未定也言非吹也言非如風之無情也其必有謂矣而此始然自達者觀之彼是作彼此一字看間何異彀音之在耳而足存乎

荊川　吹出於自然言者則有意矣故曰言非吹也明者太智慧也明照則通乎彼我無是非矣物則有彼有此故因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因也因有彼則敝而無見因智慧則能知之彼是作彼此一字看自明彼是於有矣而未嘗有也照之以天照即明無知字天者無是無非之謂明乎無是無非而後是

非可泯也

管見 范無隱云未成心則真性渾融太虛同量成心有不免乎成心即當師而不前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夫人之一念非惡不續而惡念為難能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續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生忘物則性現續離火也火不能自形必有所麗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心麗物而為善猶不善無心無為況麗物而為惡乎開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對之物過浮然此遺物離人攝情歸性之要也知代而心自取者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

筆乘 彼不自生因此則有此自取于道以為成心者也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此皆從無生有所謂方生之說也雖然生即與死對死即與生對方可即有不可方不可即有可一是一非相為匹偶此人也非天也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独與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於是非亦不廢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已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故下文累言以應之知此則此即彼彼即此彼之是非即此之是非果且無分別乎彼此匹偶之其求之了不可得而道樞在此矣凡物奇圜而方環則終始無端中虛無物得道樞者似之故曰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蓋行乎是非無非者自若非照之以天者不能所謂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

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莛梁也楹柱也厲惡也一云癩也恢恑憰怪皆異也狙公養狙者也芧橡子也朝三升暮四升也

郭註　夫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為非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非是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者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可於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者即謂之不可道無

當
達

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夫達橫而
盤縱反酲而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
哉故率縱橫好醜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
可則形異万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夫物或
此以為散而彼以為成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毀
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唯達者無滯于一方故
忽然自忘而寄寓于自用自用者莫不脩暢而自得
也幾尽也至理尽于自得也走者因而不作故曰因
是然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
故謂之不道也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
神明於為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同
衆狙因所好而自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故付之
自均而止兩行者
任天下之是非也

呂註　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食小大之辨不出于
色駭良之辨不离於同類易足為非馬乎唯能不由
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体离乎同類然後足以
定天下之真與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
並生而同体也万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為一
而同類也則物之可不可無為而成也物謂之而然
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為之者卒不可得
則知其本無有矣此物之所以齊也胡為趣舍於其
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
也乃所以成其成也乃所以毀而万物無成與毀復
通為一唯達者知通為一故我則不用寄万物之自
用寄物則通已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芴

趙註　知指之外別有馬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馬
者也非指非馬無形者也以无形喻形之非形也則
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万物之外可也可不可
然不然縱橫美惡恢恑憰怪是非成毀復通為一則

無是无非是亦不用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為通比則得得則近於道矣至是不特非者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而徒欲以離形去智為坐忘非勞而何

【士彰】公孫龍子有白馬指物一十篇旦謂白馬非馬非馬之說此立論群者至以馬為博塞之箸何其謬也

【筆乘】天地之大不異一指萬物之多不異一馬況人為天地万物中之一物乎知此則真体廓然是非尽泯而其天全矣然聖人无是非而亦未嘗廢是非所謂因也人所可因而因之物有然因而然之是我無然不然於物之所然耳然此者以物自有所可蓋無物不如此者又何必加是非於其間哉莊與蘧瑗戴晉人與西施瓦分與成瓦成與毀瓦毀之恢恑憰怪皆通而一之非洞然曉徹覺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不用不

自用也寓諸庸因乎人也庸即人之所常用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不用則滯用則通故曰用也者通也道至於通則得矣故曰通也者得也至於得則幾矣而總之只是因之一字盡之也又恐不明因之為義但觀俎公賦乎不自增減而因衆俎之喜怒為增減非因而何是以聖人外則因人而和之以是非內則休乎無是無非之天而葆其心之無是非所以謂之兩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

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涽之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昭文以善琴者。枝柱也。策杖也。奎杖也。堅白。白馬之辯也。綸。琴瑟弦也。滑亂也

郭註　知夫未始有物者。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觀其丁身。故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未始有是非者。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是非也。是非彰而道虧。無是非乃全也。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可。況勝之乎。也故吹管操絃。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篇鳴絃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死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明之。故知盡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曛然。賴其盛。故能久不尔早困也。三子惟獨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欲使衆人同我之所好。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也。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可謂成也。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成矣。故聖人不置此以耀彼。不捨

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冥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詭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察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同矣物皆自用則孰與非哉故曰於蕩之變倜儻之異曲而從之自用則用雖万殊歷然自明

呂註　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无非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為未始有物能即物而為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其次以為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為道而能遍物其次以為有封而未有是非未能以道遍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一者所知盡也至于是非之彰道所以虧虧而情生愛之所以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可謂成則死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卒無成

也杢何役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為成哉

趙註　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意惠子各造于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一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于彼彼于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康堅白同異之辯終于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于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何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口義　此一段回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胸次勝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

之一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毫毛至於秋而陳細以喻小也

郭註　今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無以異也然則將夫不與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之又遣之以至于無遣然後無遣之者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也有始言必有終也未始有始謂無終始而一炁生也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有始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有言則美惡是非具也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好惡猶未離襲也未始有無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俄而有無未知有無之孰有

孰無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確始也我已有謂者無是非豁然確始也我已有謂者謂吾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非即復有謂也未知吾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繼齊於會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也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爲小則天下無不小矣無小無大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爲大則天下無不大矣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蟭蛸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賢大鵬而翛然自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跖蹻與我竝生萬物未足爲壽而與我竝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同得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以正逐彼故謂之一以正之既謂之一而以正之一即是有言矣夫以言言之一猶乃成三況尋其枝流尼物殊言爲二矣一既二矣二有二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二言言一物稱何可勝紀故三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因是者各止于所能乃是是也

呂註　夫人所以不能遣彼我是非之心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所以遣彼我是非之心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自也遣之而所遣者不去亦不免爲有所自而已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遣其所遣也既無所自又無所遣則我心之所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亾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視仰之間脗然自合故曰能而有無矣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孝者知之又使孝者知之心之所自起則亳未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休哉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竝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

爲ㇾ一也

筆乘　無適焉因是已言自無適有者識風鼓浪展轉不窮爲是非竟無了歇無適者自有適無者也適無則無是非而因人之是非以爲是非故曰因是已此句篇中凡數見而無者俱失之以不知是已爲ㇾ語詞而連因字讀之故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知夫已然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

乎日者乎 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攷害也云
健也圓也宗膽胥敖三十国名宗一膽二
胥敖
三也

郭註 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彼此
是非無定主也爲是而有畛者道無封故萬物
得恣其分域也左右者各異便也倫義者物物有理
事事有宜也分辯者羣分而類別也並逐曰競對辯
曰爭略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
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
嘗以感聖人也故未嘗論若論則引物使季其所
不能矣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司于自得也論而不議
陳其性而安之也議而不辯者順其成心疑乎至當
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分不分辯不辯者物
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也懷之者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也辯有不
見者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已所知以示之也不稱者
付之自稱無所稱謂也不言者已自別也不仁者無
愛而自存也不嚮者至足者物之本來非我也故無
所容其藏盈不虧者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地道貞而不道者以此明彼彼此俱失也言辯而不
及者不能及其自分也仁常不成者物無常愛常愛
則不周也廉清不信者激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眞廉
也勇忮不成者忮逆之勇天下共蔑之無敢孚足之
地也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乎本性而
求外無已夫外不可足而求之猶以圓鑿方以爲美
烏乎此愈近彼愈遠孝弟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
尚之累去矣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故止於所知之
內而至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浩然都任之也不
滿不竭者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迹也
者任其自明故其光不滅也欲伐三國而不釋然者
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守明齊之
理于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夫物之所安無
陋也則蓬艾乃二子之妙歟若不釋然何哉夫重明
登天六合俱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夫日月雖無

叙于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之而伐德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

趙註 知止其所不知則無用名焉用之至也若人能不滿酌不竭言無所底止也不知其所由出也注則其中虛故曰天存言物之所自出也

循本 大廉不嗛嗛音謙已而非物論之能自則物論齊矣至于天

補註 莊子所謂物論蓋指百家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是非彼此殊塗百慮不一可究詰譬則山林之遇風而藏則殊胖胖之具體而用咯異所謂吹萬不同使其自已而非物論之能自為異同也任其自然不與分辨則物論齊矣至于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自六合之外至葆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留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耳

說破耳

筆乘 道無封言無常聖人于是非之吟聖人存而不論論而不辯辯而不議則超然是非之表而何至于有吟乎不議為無吟也即其有時也聖人心無分別分即謂之不辯即謂之不分辯亦不得謂之吟以者聖人以不見為辯衆人以相示為辯此其所以異耳不稱不言不仁不薄者至德渾成各相不立此所謂圜也若道昭言辯仁常廉清勇忮則圭角太露而近於方矣方即吟也意世知不知之為至不知知之為至不知知之辯不道之道是也此則有即無色即空豈非注而不滿酌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之謂天府平葆光即知而不知之謂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

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註 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而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能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者自當也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則不能任羣才之自當也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魚游

於水、水物所同感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何所謂知若後爲不知矣故舉民鰌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蝍鵌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猵麋鹿之相與爲偶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矣天下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利干彼或宇于此天下之常故唯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也齧缺未能妙其不知故猶疑至人當知之斯縣之未解也至人神矣無心而無不順也不熱不寒不驚者神全形具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莫始非我故蕩然無累介于曾中也乘雲氣者寄物而行非我動也騎日月者有晝夜而無幾久生也游四海之外者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雖萬物而不窮也

【旨註】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正味好色爲正色正如鰌猿之所安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正如鰌猿之所安蝍鵌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爲偶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萬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吾安能知其辨所以四問而四不知也至人神矣則是非利害之不入則無矣孰能驚懼之哉

【疑獨】天下之正處無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而正之故不知其辨乃所以辯也

【管見】物之所同是諸辯未明篇意人物之所同者性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辨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皆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安生分別故王倪一答吾惡乎知之欲齧缺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冥天大通之理則近矣又恐未能心

會撓汝人爲鬻之異宜處啉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眞知所謂不知者豈眞不知哉

循本 麋鹿食薦蔦蔦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籞廣薦蔦草莽趙充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

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

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

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昏以

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

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

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

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

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

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教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

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丘也與女同汝下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長梧封人名也孟浪向音漫瀾無所太了也時夜司夜雞也鵷大如班鳩綠色肉甚美滑澤未定之謂筦一作匡匡牀安牀也簡簡猶察察也弔至詭異也

郭註　不從事于務者務自來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不就利違害者任而直前無所避就也不喜不怒也不緣道獨至者也無謂有稱謂有謂無謂者凡有此無謂也凡非眞性皆塵垢也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乖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能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待當於塵垢之外漠然貪乎槐聽之以心而不以耳遊乎太虛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路而不推明也今瞿鵲方聞孟浪之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無異見卵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鷂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之若正聽妄言復爲大早計故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譬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聲也以有所賤故尊申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瞻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瞻然無波際之謂依役馳騖于是非之境也愚芚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也大擧萬世而參其變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糅億載于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蘊積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是也故不知生死後之所在彼我貴賤之所如也死

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化相背妄知其非惑也少而失其故居名爲弱喪者遂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大弱喪而惡之哉觀於麗姬先泣後悔一生之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故寤寐之間事苟變情亦異則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方夢不知其夢則當死之時亦不知其生夫夢者夢中復占其夢則無知其夢而自適其志也以異於寤者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太覺者聖人也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二十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非常之談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詭解曰早暮遇之者言能蛻然無係而玄同生死者至希也

呂註　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與此矣

爲孟浪而已則以爲妙道然一者皆非夫道非言默所載故時夜生於卯而卯非時夜鶵炙得於彈而彈非鶵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至於無爲皆瞿鵲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宇宙而其與之合其明則可矣知宇宙之所以爲日月而幾在乎手則可拔矣爲其胸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滑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芒而不散雖萬世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我體俗萬物萬物即吾體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痀子可以壽于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于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碧虛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變爲混成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

人以覺爲覺頗倒詭異惑于生死是故
達人棄此覺夢之迹開爲覺夢之說異以
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之
大聖釋此死生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新傳　夢日月者晝夜也挾宇宙者齊遠近也衆人
有我物於物而與物不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聖人無我
爲一故曰愚芚

須溪　隸至下皆也和光同塵而先其至下是以隸爲
尊也隸尊則無下下則無尊老子云寵爲下
即此意君乎牧乎即夢爲人君夢爲人僕者謂舉世
盡夢方竊竊然有擇於此陋矣哉到此漸說人夢覺
既入夢境更問甚是非

筆乘　奚何不也屬下句讀弱喪禮記二十七日弱喪以下
失也旦暮遇之言有知之者雖萬世之遠猶如
旦夕甚言其難得也古云千里
而一聖猶旦暮也語意亦如此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
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
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
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

不然是若果是邪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曰天研曼衍無極也如字極也崔本作境

郭註 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以其與物對也

故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若未足信是若果是則天下不足以自付若果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乎妄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天倪者自然之分也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斯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忘年忘義振於無極故寓諸無竟

呂註 天下之所謂是或是或非俱非是非若非若是我非與若俱不能相知則其雖聞誰與正之必正乎千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己則同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彼也邪言不相待也惟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糊而休乎天鈞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融心

之妄言也我則和之以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鐲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奚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化聲之相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倪之上簡編脫誤在此觀文意可知

【疑獨】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變也有化者有聲者有聲者有聲非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化非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化非化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聲化兩物若合萬化爲一則相待生於兩物而後聲聞者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

【管見】衆生覺夢之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之自然此萬化之所以齊入萬物之所以一也

【評道】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之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敝于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也忘年則忘生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爲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副墨】上既言必待萬世之後遇大聖乃知其辯因此又作一下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預待彼也之知不言之辯和之然與不然既然無逆雖其聲或寄之是非亦化聲耳此其相待與不相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也待振此

也言其終於無盡而已禪者曾問畢竟何如答曰此中亦無畢竟此即無竟之說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蛇蚹蜩翼邪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惡識所以然

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罔兩無常也）

栩栩喜貌蘧蘧有形貌之景也崔本作罔浪無特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也崔作

郭註　罔兩景外之微陰也吾有待而然者邪言不幾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若責其所待而待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或謂罔兩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也則胡能造物我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之自物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相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惡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哀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忘其自爾天何人之得有哉自爾宗於物主於內而愛尚生矣何有哉自愉適志自快得意忘豫而行也方其夢爲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異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夢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而各適一時之

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分所以自愉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捨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爲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覺姬是爲知生之可樂死之

呂註　周與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物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其偶其有不齊者邪

口義　在莊周則以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一句似結却不結却不

須溪　夢覺齊人物齊小大齊是非齊生死齊盡矣他人于此必在齊上收斂却參轉一語翻盡從前諦柄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不知者以爲尚生

副墨　此又從前相待造化今我與二字生議論周兩待景景待形形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以夢覺分彼我是夢中之胡蝶覺後之莊周故一人分夢覺纍爲夢中之胡蝶今爲覺後之莊周故曰必有分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是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物化言古今夢覺混融爲一也物化而後能不物於物

管見總論

首該二一手問荅詳論二人籟地籟之不一齊明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得之夫生物糾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別有物哉即衆竅此竹攪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吾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自化風濟竅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挨悗橛怪道通爲一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芧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于齊哉至於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惠子以二一與一一爲三此又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要參萬歲而一成純所以緊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太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可以知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筆乘

齊物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二多少均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古今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於一致所謂明達而無擬者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於夢覺則何以同之夫晝之所爲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小有不同也積久而通則晝所爲夜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江適有言覺能知夢夢不知覺則覺固眞於夢覺之外則夢又靈於覺且旦之覺其云爲常有倫昏思慮之中夢之先知乃出於思慮之外則夢又靈於覺且旦之覺其云爲常有倫昏昔昔之夢其見聞常不續夢覺須臾之說耳其差殊乃至此況死生爲去來之大變苟非其人欲無輪溺於造化得乎哉雖然苟能早悟於夢覺則死生之去

來亦不足道也

莊子翼卷之一終

Matsudaira
Yasuteru
Comp.

松平康猷 莊子